

一个周末的午后，和老爸互通电话之余，他用微信发了一张照片给我，让我猜猜是谁。那是一张在地铁人流中抓拍的身影：男士，头戴时尚鸭舌帽，脚蹬运动鞋，一身休闲装，双手提物。嘿，好熟悉，分明不就是老爸他自己嘛？我莞尔，迅速应答，获得老爸几多赞许。

夜深了，静下心来，当我再次打开微信里的背影照仔细端详时，不禁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思绪万千。有了小家之后，和父母分开住，我已很久没有这样认真地凝望过老爸的背影了。现在的他，身板硬朗，体态轻盈，步履矫健，着装休闲，谁又能看得出是一位已入七旬的老人啊？依稀记得奶奶曾说，小时候的老爸营养不良，体弱多病，还与“鬼门关”有过一次擦肩而过呢。在我童年记忆里，祖辈们也常为家庭生计，劳碌奔波。有的英年早逝，有的年轻体弱，有的老态龙钟，满脸早早都爬上了岁月的痕迹。如今瞧着老爸的“年轻”模样，我的内心安稳了不少，赶上了国泰民安的好时代，真是收获了最有成效的抗老驻颜术啊！

背影

戴 瑛

从背影照上，我还悄悄发现了一个小秘密，老爸手上提着的是“一带一路”的世界名品呢。是啊，身处社会进步、丰衣足食的当下，父辈们都可自由轻松地购买到所需的任何国内乃至国外的优质物品，线上线下，畅通无忧。忆往昔，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上海十六铺客运码头，经常看见来往的大客船靠岸和起航，很多游子不辞辛苦地挑着弯弯的扁担，背着沉重的大麻袋上船，络绎不绝。那里面都装着啥？我不止一次好奇地问过爸妈，他们的回答始终是上海最好吃好用的食物和日用品。或许，那时



年幼不太懂，后来才渐渐明白，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养家糊口的沉重生计，更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渴望和追求！

夜幕下，老爸的背影，拉成了时光交错的网。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儿时读过的朱自清的《背影》，父亲的“背影”是佝偻的、苍老的，泪水里饱含着旧社会的苦涩和无奈。而手机中父亲的“背影”是挺拔的，健康的，从容里显现着新社会的自豪和气度。新旧社会两重天，“背影”记录下了最真实的社会写照。

夜灯下，老爸的背影，熟悉中透着坚毅的光。我真切地看到了新时期的老人模样，他们迈开新步伐，跟上新时代的旋律，认清时务，与时俱进；他们打破旧传统，树立新时代的观念，心态年轻，思维不老；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和年轻人一起学习，能上网聊天、写微博微信，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老爸的背影，朴实中又折射深邃的光。有位作家说：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我深深感到，亲情是相携相伴的血脉牵挂，更是相遇相知的神奇缘分，而父母对孩子的爱永远是那样温暖如阳、无私如光。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做一个知遇感恩的好子女吧：能体察父母日渐老去的背影，送去问候和关心；能体恤亲情的隽永绵长，建造和睦的港湾。

夜深了，我关上了手机，悄然入睡。那一夜，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快乐地追着老爸的背影跑，而我的背后，儿子在嬉闹地追着我的影子跑。我们祖孙三人一起去游乐场玩得不亦乐乎，忘了时间，忘了年龄……

上海鸟语

贾明进

雨下下停停，绵延不断。这天的雨稍大些，大得积起了一个个小水坑。雨后的傍晚，虽没有见晴，空气却是新鲜，微风拂来，沁人心脾。打开窗户，想要奢侈地多吸几口，却被另一番景象迷住。

“啾啾”“啾啾”，从楼下那片竹林里传出了不规则却又空灵的那叫声，仔细望去，却未见鸟的影子。我想，它们大概在竹林中间各就各位，在大自然的指挥下，专心着自己的演奏吧。独奏、合奏、二重奏，想要倾耳分辨出不同的声音，却发现是徒然，不得不佩服这些天然的精灵。

正听得入迷，三只灵巧的小鸟从七楼的楼顶如利剑般俯冲而下，排成一条直线，在快要到达竹林时才扇动几下翅膀，各自寻找一个树梢，轻盈地落在上面。它们在俯冲的时候，翅膀张开，身体呈平面状，像极了穿着燕尾服的绅士。只有在拍动翅膀时才能看到翅膀下面灰白色的花纹，更添一些风韵。又一只小鸟，从楼顶飞下来，一样的动作，像个滑翔的勇士，树梢虽晃了晃，它还是稳稳地站上去。紧接着，六只小鸟排成扇形，翩然而至，像一架架直升机着陆时吹动地上的小草般，细细的树梢在翅膀的扇动下也开始摇摆，其中一只停留的树梢大概太细，掉了下来，但是没关系，它抖动两下翅膀，又稳稳地停在隔壁的树梢上了。

我出神地看着，不觉天色已暗，倦鸟归途。接下来，一拨接着一拨，有成群结队的，也有单个的。有一只小鸟，像速滑跑道上飞奔的健将，一个拐弯，巧妙地飞进林子中间，不见了。还有一只小鸟，飞到林子旁边，并没有着急停上去，而是绕着林子转了一圈，才停下来，大概是挑选自己心仪的同伴吧。

林子里渐渐活跃起来，鸟动竹林动，树梢不停地晃着，带动了竹林中小鸟的热情，叫声此起彼伏，如同热烈的圆舞曲，不一会树梢上密密麻麻地停了好几十只鸟，它们有的伸长脖子叫几声，有的低头啄啄自己的身体。也有几只不大老实，从一个枝头飞到另一个枝头，引起一阵鸣叫，它们欢腾雀跃，有时还会玩杂技般在飞翔中交换位置。远处，房顶上，三只小鸟正俯瞰着周围的环境，大概是雨后难得的休憩，不愿那么早回家。还有两只小鸟，互相追逐着飞向天空，慢慢变小，远方应该也能找到温馨的家。

听着鸟的乐曲，呼吸着新鲜空气，顿时心旷神怡。一天工作的辛劳，都不知不觉消失了。我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就能感到自己身处丛林深处，被一群小鸟包围，翩翩起舞，周围阳光明媚，绿草环绕，花香四溢。

夜幕已浓，花里已是一片寂静，只有两盏路灯的身影，静静地守候。竹林随着和风，轻轻地摇曳，仿佛妈妈手边的摇篮；微风拂起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妈妈无限温柔的吟唱。虽是钢筋水泥浇筑的高楼，却留下一片翠绿的竹林，供鸟儿们享用。白天，我们上班，鸟儿嬉戏；晚上，我们休息，鸟儿安睡；清晨，鸟儿歌唱，我们起床，这样的上海，真好！



眼看狗年一下子就要蹦跳到跟前。屈指算来，大学毕业25年，不少同学的联系都中断了。幸好，现在有了微信，很多当年的好同学，又在手机上再续“前缘”。

家住青浦的大学挚友谭和我在微信同学群中重逢后，来电约我去他家一聚。一则叙叙后之情，二则游览青浦。我说，叙旧当在情理之中，作为上海人游青浦就免了吧。

谭于是讲了一件亲历事给我听。一家合资公司的外方经理拿出与家人周末度假的照片给他看，照片上经理一家流落在蓝天白云、音乐喷泉、铁艺路灯、鲜花盛开的欧洲风情小镇。于是笑道：“到底是你们欧洲啊，干净优美，古朴又不失现代。”外方经理连连摆手：“No, No,

我是一个上海人，从小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至今既没离开过。

我从小就讲上海闲话，因为阿拉屋里厢的人只会讲上海闲话。当然，老弄堂里绍兴、宁波话，苏州、苏北话，倒是一直响勒耳朵旁边，我也熟了勿得了。

小学读书了，普通话讲得好的老师一个也没见。老师对阿拉讲，标准的普通话，听得电台（播音员）的。听了电台广播，我才晓得，上海闲话也有标准讲法的，格个也是要听电台（播音员）的。于是，万仰祖、金锡切、邓平生……格些沪语播音员的大名，早早就印在我的心里了。

2005年，我到外交部采访，时任国务委员的唐家璇，听说我是上海电台的记者，伊兴致勃勃地搭我讲，“我小辰光就听电台《空中书场》节目，当时的主持人叫万仰祖。”“万仰祖当时有个雅号叫xx，万xx”。堂堂大国的外交部门掌门人，连万仰祖的外号都清清爽爽，可见影响之大。

当时，每天夜里六点钟，是最留恋的辰光，电台的广播声响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波长270.27米，1110千周，现在是《说说唱唱》节目时间”。每天一个钟头的《说说唱唱》节目，老一辈滑稽演员的节目，讲的都是地道的上海闲话。连下来两个钟头的“广播书场”节目，播音报题的，就是万仰祖等沪语播音员。评弹节目虽然用的是

一年的阅读临近尾声，整理书时，发现了有意思的共性：它们多少都谈到了与“道路”相关的一点概念。本雅明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大致是说，一个城市的美是外来者最容易感知的。

巴比松画派、公路摄影等，常常会以“在路上”这件事本身为主题，我想这大概来自西方艺术家的观察习惯。《约翰·罗斯金自传》里罗斯金说他如何徒步走到阿尔沃河的源头，登上希哈利大山，直至听到了七八十只野兔的低吟和尖叫；雷蒙德·卡佛的传记《一位作家的一生》，也频繁谈论着他多么喜欢观察河流的动态和上面白色原木的漂浮。

我们其实也有不少极佳的地理学书籍。自郦道元在《水经》基础上写出《水经注》以来，唐宋明清一路都不断有本著作解释注疏，以防名实与实指之间混淆。而近日我读到了辛德勇所著的《旧史舆地文录》，同样盎然生趣。里面提到在唐代长安会开凿运输木材的渠道，例如，本打算在代宗永泰二年，自南山谷口引水穿过长安城进入禁苑，用以漕运终南山上的薪炭。大家知道白居易《卖炭翁》里说的终南山，就

是长安城薪炭的供给区。木炭重，因而价格昂贵，供应匮乏，假如能凿通水路自然会方便许多，可惜该计划未能落实。一例成功的，是山西西道节度使开凿的嘉陵江航道，解决了原来陆路需要三百多里的麻烦和艰辛。既属运河，必会涉及灌溉的问题。唐代规定，农田灌溉引水不能妨碍运输，在运输河渠上引水必须设立节水斗门，唯独到了没有航船通过的空隙月份或者水量较大时，水运管理部门就应让位于农业的引水灌溉了，瞧，多妙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其实，亚洲人写道路素来不逊色。芦原义信《街道的美学》就是这样一册稳扎稳打的小书。书中认为，日本多“地板型建筑”，对应西欧的“墙型建筑”，是因为欧洲人多认可厚墙的防护性，引入了“城堡”的意象使然——家的存在于是才有保障。可是，当发展到了柯布西耶的冷且高效的建筑风格时，弊端便显露了：街区的步行距离都太长，像是在蔑视步行者。

如需了解乡村街道，诺奖获得者刘易斯的《大街》里涉及地方民俗性的笔锋，方是最写实的参照。书中为上世纪初的美国“大街”留出了这样俏

糊了一个大灯罩，再添上几笔兰花，它又重新美丽地亮起来。在衣食住行的居家生活中处处都是美呢。我比较喜欢于黄昏时沿社区附近的街道散步，一边走一边欣赏沿街各具面貌的房子。有的铺着菱形的瓦片，有的房子是老式的木格百叶窗，有一幢大房子的门前是希腊爱奥尼亚式的柱子，柱头上有涡旋状的雕饰。道边的便民小店也是风格迥异。远方有因距离而产生的诗意，近旁却因温馨而让人安宁。

放大看，细思量，在学校里，在我们师生日常的阅读、写作、文娱、体育活动中，美何曾片刻离开我们！

写到这里，我不禁拿起手机，微信谭同学：“假日踏访桑梓路，只为故乡月更圆。”

苏州方言，但是搭上海闲话交关接近，连“尖团音”也相差勿多。还有我欢喜的沪剧，老演员们近乎乡音的本地闲话，一直滋润着我的语言神经。

后来，我经过招聘考试，也进入了电台工作。再后来，我有幸勒了编辑《星期书会》节目的辰光，搭著名演员庄凤珠一道主持。再后来，领导又让我去主持电视专

我的上海闲话情缘

秦来来

题《评弹天地》。呀没想到，还得到了观（听）众的纷纷好评。

有一位署名为Sun Mar的网友发帖说，秦来来有一口尖团音分明的吴语功底，他能在电台和庄凤珠一起主持《广播书场》，也能和朱琳一起主持《评弹天地》，既能编节目，又能演节目，而且形象也讲得过去，电视台省下了请演员（主持）的费用……

而上海评弹团团长、著名演员高博文的评价是，我的编辑主持“具有书卷气”。俗话说，“艺多勿压身”。我坚持用老一辈播音员的沪语磨炼自己，得到了想不到的收获。

再后来，领导派我到大世界工作。大世界是一个集老上海民俗、民间、戏曲文化



圣湖桑珠

(油画)

韩玉臣

皮的笔墨：“白日里上大街就像匍匐着行走一般；到了夜晚，热得睡不着觉。他们索性把床垫搬到楼下客厅窗子跟前，并且打开所有的窗子”，这是在夏天；而到了冬天，则要去干很多活，其中一件是给门窗侧壁四周钉上防风窗，只因大风一来，顷刻天昏地暗，哪怕窗子严实实地关着，窗槛照样积满黑色尘埃。

大作家纳博科夫一直喜欢铁路。《微暗的火》里，他承认自己会用幻想

能力来效仿火车司机的职责，并常常就这样睡去：“无忧无虑的旅客享受着给予他们的乘车旅行，侍者、厨师和列车警卫在餐车里畅饮作乐。而我自己戴着护目镜，浑身肮脏，从火车头的司机室里往外看尽头处变得尖细的铁轨和远处深红或翠绿的光点……”

但他逐渐发觉，原来这些景致是由记忆里的旧影像拼接而成的——诸如在他小时候，涅瓦大街上一家旅行社展出过列车卧铺车厢的模型，等等。他继续振振有词：“在意识的远端，我能整理出至少五次这样的巴黎之行，最终目的是维埃拉或比亚里茨……”

大街、铁路与河道，这些一板一眼的建筑学名词，好像如此冰冷，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又貌似那样薄弱。可就是这些人们熟视无睹的钢铁物什，在一些优秀创作者的手里，偏偏被催生出了罕见的愉悦与舒畅，厚重和风趣。毕竟，只有你带着热情去观察外面的世界时，它才愿意归还给你同样热情的馈赠。

大成的宝库。根据我掌握的资料，我设计了一个传播海派文化的讲座《大世界的前世今生》；而且，为了准确地表现上海开埠以来的变迁，我坚持用上海闲话宣讲；同时我还用五六种方言穿插其间，表现开埠时上海海纳百川、五方杂处的现状。我的讲座，到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党派团体、社区街道、郊区乡镇……至今讲了有60场之多。

现在在大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基本上都去过大世界；可是伊拉的经历，只是一次、或者几次，伊拉游历大世界的记忆是一个点，我用“大世界前世今生”这根线，串起伊拉记忆中的这个点，触动伊拉的经历，打开伊拉记忆的窗户，激发伊拉记忆中的兴奋点……在林区社区讲座结束后，一位满头白发的听众，走到台口，给我深深鞠了一躬，说我的上海闲话交关标准，长远听勿着了；又讲，我的讲座让他又年轻了一次……

现在，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保护上海方言。不仅广播电视有沪语节目，就是报刊上也开辟了“上海闲话”专栏。上海闲话的保护传承大有希望。

十日谈

擦亮上海文化名片

责编：殷健灵

老式里弄，条条弄堂竖排横排，家家门户犬牙交错，孕育着充满人情味的上海里弄文化。